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二十回 演說壇忽生爭競 熱鬧場且賦歸來

話說賈子猷兄弟三人，同姚小通，跟了魏榜賢、劉學深到不纏足會聽了一會女會員演說，說來說去，所說的無非是報紙上常有的話，並沒有什麼稀罕，然而堂上下拍掌之聲，業已不絕於耳。當由會中書記員，把他們的議論，另外用一張紙恭楷謄了出來，說是要送到一家報館裡去上報，特請劉學深看過。劉學深舉起筆來，又再三的斟酌，替他們改了幾個新名詞在上頭，說道：「不如此，文章便無光彩。」魏榜賢看了，又只是一個人盡著拍手，以表揚他佩服的意思。賈、姚諸人看見，心上雖然羨慕，又不免詫異道：「像這樣的議論，何以他倆要佩服到如此地步？真正令人不解。要像這樣議論，只怕我們說出來，還有比他高些。」一面心上想，便有躍躍欲試之心。魏榜賢從旁說道：「今天演說，全是女人。新近我們同志，從遠處來的，算了算，足足有六七十位。兄弟的意思，打算過天借徐家花園地方，開一個同志大會，定了日子，就發傳單，有願演說的，一齊請去演說演說。過後我們也一齊送到報館裡去刻。別的不管，且教外國人看見，也曉得中國地方，尚有我們結成團體，聯絡一心，就是要瓜分我們中國，一時也就不敢動手了。」

大眾聽了，甚以為然。當下劉學深同了賈、姚四位，先回棧房，魏榜賢便去刻傳單，上新聞紙，自去干他的不題。

光陰如箭，轉眼又是兩天。這天賈子猷剛才起身，只見茶房送過四張傳單來，子就接過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的是。「即日禮拜日下午兩點鐘至五點鐘，借老闈徐園，特開同志演說大會，務希早降是荷。」另外又一行，刻的是：「凡人會者，每位各攜帶份資五角，交魏榜賢先生收。」賈於猷看過，便曉得是前天所說的那一局了，於是遞與他兩個兄弟，及姚小通看過，又叫小廝去招呼劉老爺。小廝回說：「劉老爺屋裡鎖著門，問過茶房，說是自從前兒晚上出去，到如今還沒有回來，大約又在那一班野雞堂子裡過夜哩。」賈子猷聽了，只得默然。於是催著兄弟，及姚小通起來梳洗。正想吃過飯前赴徐園，恰巧劉學深從外頭回來，問他那裡去的，笑而不言。讓他吃飯，他就坐下來吃。賈家弟兄，因為棧房裡的菜不堪下咽，都是自己添的菜，卻被劉學深風捲殘雲吃了一個淨光，吃完了不住舐嘴咂舌，賈家弟兄也只好無言而止。一霎諸事停當，看看表上，已有一點鐘了。劉學深便催著賈、姚四位，立刻換衣同去。賈子猷把四個人的份資一共是兩塊錢，通統交代了劉學深，預備到徐園托他代付。劉學深因為自己沒有錢，特地問賈子猷借了一塊錢，一共三塊錢，攢在手裡，出門上車，一直到老闈徐園而來。行不多時，已經走到，一下車就見魏榜賢站在門口攔住進路，伸出了兩隻手，在那裡問人家討錢。一見賈、姚四位，後頭有劉學深跟著，進門的時候，彼此打過招呼，於是魏榜賢把手一攤，讓他們五位進去。進園之後，轉了兩個彎，已經到了鴻印軒。只見人頭簇簇，約摸上去，連逛園帶著看熱鬧的，好像已經有一百多位。此時賈、姚四人，無心觀看園內的景致，一心只想聽他們演說，走到人叢中，好容易找著一個坐位，大家一齊坐了聽講。其是已有二三個人上來演說，過不多一刻，魏榜賢亦已事完進來了。賈子猷靜心聽去，所講的話，也沒有什麼深奧議論，同昨天女學生演說的差仿不多，於是心中大為失望。」正躊躇間，只見上頭一個人剛剛說完，沒有人接著上去，魏榜賢急了，便走來走去喊叫了一回，說那位先生上來演說。喊叫了一回，仍舊沒人答應，魏榜賢只好自己走上去，把帽子一掀，打了個招呼，底下一陣拍手響。大家齊說，沒人演說，元帥只好自己出馬了。只見魏榜賢打過招呼之後，便走至居中，拿兩隻手據著桌子，居中而立，拉了鋸木頭的喉嚨，說道：「諸公，諸公！大禍就在眼前，諸公還不曉得嗎？」大家聽了，似乎一驚！魏榜賢又說道：「現在中國，譬如我這一個人，天下十八省，就譬如我的腦袋及兩手兩腳，現在日本人據了我的頭，德國人據了我的左膀子，法國人據了我的右膀子，俄羅斯人據了我的背，英國人據了我的肚皮，還有什麼意大利騎了我的左腿，美利堅跨了我的右腿，哇呀呀，你看我一個人身，現在被這些人分占了去還了得！你想我這個日子怎麼過呢？」於是眾人又一齊拍手。魏榜賢閉著眼睛，定了一回神，喘了兩口氣，又說道：「諸公，諸公！到了這個時候，還不想結團體嗎？團體一結，然後日本人也不敢據我的頭了，德國人、法國人，也不能奪我的膀子，美國人、意大利人，也不能占我的腿了，俄國人，也不敢挖我的背，英國人，也不敢掘我的肚皮了。能結團體，就不瓜分，不結團體，立刻就要瓜分。諸公想想看，還是結團體的好，還是不結團體的好？」於是大眾又一齊拍手，意思以為魏榜賢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以後必定還有高議論。誰知魏榜賢忽然從身上摸索了半天，又在地下找了半天，像是失落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，找了半天，找尋不到，把他急得了不得，連頭上的汗珠子都淌了出來，那件東西還是找不著。

他只是渾身亂抓，一言不發。眾人等的不耐煩，不好明催他，只得一齊拍手。他見眾人拍手，以為是笑他了，更急得面紅筋脹，東西也不找了，兩手扶著桌子，又咳嗽了兩口，然後又進出一句道：「諸公，諸公！」說完這句，下頭又沒有了。於是又接著咳嗽一聲，正愁著無話可說，忽一抬頭，只見劉學深從外頭走了進來。他於是頓生一計，說一聲今天劉學深先生本來要演說的，現在已到，請劉先生上來演說。說完這句，把帽子一掀，把頭一點，倒說就下來了。眾人摸不著頭腦，只得又一齊拍手。此時劉學深被他一抬舉，出於不意，無奈，只得邁步上去。幸虧他從東洋回來，見過什麼，幾句面上的話，還可敷衍，沒有出岔。一霎說完，接連又有兩個後來的人跟著上去演說了。眾人聽了，除掉拍掌之外，亦無別話可以說得。魏榜賢見時候已有五點半鐘，便吩咐停止演說，眾人一齊散去。只留了賈、姚四位，跟著劉學深、魏榜賢未走。魏榜賢便檢點所收份資，一共是日到了一百三十六位，應收小洋六百八十角，便私下問劉學深他們四位的份資帶來沒有？劉學深於是懷裡摸出十六個角子給魏榜賢，魏榜賢道：「他們四位，依理應該二十角，為何只有十六角？」劉學深道：「這四位是我替你接來的，一個二八扣，我還不應該賺嗎？」魏榜賢道：「你一個人已經白叨光在裡頭，不問你要錢，怎麼還好在這裡頭拿扣頭呢？今日之事，乃是國民的公事，你也是國民一分子，還不應該幫個忙嗎？」劉學深一聽這話，生了氣，撇著嘴說道：「這個錢又不是歸公的，橫豎是你自己上腰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不要說只有這幾個，就是再多些，我用了也不傷天理。」魏榜賢還要同他爭論，倒是賈子猷瞧著，恐怕被人家聽得不雅，勸他們不要鬧了，他二人方才住嘴。一同出門，賈、姚、劉三個走回棧房。恰巧天色不好，有點小雨，賈子猷便叫開飯。劉學深匆匆把飯吃完，仍舊自去尋歡不題。賈、姚四人便在棧房裡議論今天演說之事，無非議論今天誰演說的好，誰演說的不好。

賈平泉道：「魏元帥起初演說的兩段，很有道理，不曉得怎樣，後來就沒有了。」賈葛民道：「他初上去的時候，我見他從衣裳袋裡抽出一張紙出來，同打的稿子一樣。他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，才說出來的。你們沒見他說了一半，人家拍手的時候，他有半天不說。這個空檔，他在那裡偷看第二段。看過之後，又裝著閉眼睛養神，鬧了半天鬼，才說下去的。」

等到第三段，想是稿子找不著了，你看他好找，找來找去找不著，急的臉色都變了，我是看的明白明白的。」大家聽了，方才恍然。賈子猷又說：「我交給姓劉的兩塊大洋錢，他又借我一塊，共是三塊大洋錢，怎麼到後來，見他拿出角子來給人家呢？」

賈葛民道：「他不換了角子，怎麼能扣四角扣頭呢？我們一進去的時候，我就見他抽了個空出去了一回，後來不是魏元帥演說到一半他才回來的？」大家前後一想，情景正對。賈家兄弟，至此方悟劉學深、魏榜賢幾個人的學問，原來不過如此，看來也不是什麼有道理的人，以後倒要留心。看他們兩天，如果不對，還是遠避他們為是，看來沒有什麼好收場的。四人之中，只有姚小通還看不出他們的破綻，覺著他們所做的事，甚是有趣。當晚說笑了一回，各自歸寢。

次日亦未出門。不料中飯之後，賈子猷忽然接到姚老夫子來信，內附著自己家信一封。他弟兄三個自從出門，也有半個月了，一直沒有接過家信。拆出看時，無非是老太太教訓他兄弟的話，說他們不別而行，叫我老人家急得要死，後來好不容易才打聽著是到蘇州姚老夫子家裡去的。訪師問道，本是正事，有什麼瞞我的？接信之後，即速買棧回家，以慰倚閭之望各等語，三人看過，於是又看姚老夫子的來信上說：「自從回家，當於次日又舉一子，不料拙荊竟因體虛，產後險症百出，舍間人手又少，現在延醫量藥，事事躬親，接信之後，望囑小兒星夜回蘇，學堂肄業之事，隨後再議。又附去令堂大人府報一封，三位賢弟此番出門，竟未稟告堂上，殊屬非是，接信之後，亦望借小兒一同回蘇，然後買棧回府，以慰太夫人倚閭之望。至囑，至要。」賈家兄弟看了，無可說

得，只好吩咐小廝，把應買的東西趕緊買好，以便即日動身。正忙亂間，忽見劉學深同了魏榜賢從外面一路說笑而來。兩個人面上都很高興，像有什麼得意之事似的。他二人走進了門，一見賈、姚四人在那裡打鋪蓋，收拾考籃，忙問怎的？賈子猷便把接到家信，催他們回去的話說了。魏榜賢還好，劉學深不覺大為失望，連連跺腳。說道：「偏偏你們要走了，我的事又無指望了。」眾人忙問何事。又道：「我們去了，可以再來的？你何用急的這個樣子呢？」

劉學深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自從東洋回來，所遇見的人，不是我當面說句奉承話，除了君家三位，餘外的人，沒有一個可以辦事的。我正要借重三位，組織一樁事情，如今三位既要回府，這是大局應該如此，我們中國之不幸。事既無成，亦就不必題他了。」說罷，連連嗟歎不已。眾人聽了不解。賈葛民畢竟小孩子脾氣，便朝著他二人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昨天我們見你二人為了四角錢番臉，我心上甚是難過，心想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為了四角錢弄得彼此不理，叫朋友瞧著算那一回事呢？如今好了，我也替你倆放心了。」魏榜賢道：「我們自從今日起，還要天天在一塊兒辦事呢。四角錢我今天也不問他要了，橫豎他有了錢，總得還我的。」賈子猷忙問二位有了什麼高就？

魏榜賢說：「是這裡一個有名的財東，獨自開了一片學堂，請了一位翰林做總教，現在要請幾個人先去編起教課書來，就有人把我們兩個都薦舉在內，目下再過兩三天，就要去動手。」

劉學深聽到這裡，忽然又皺著眉頭說道：「可惜我的事情沒有組織成功，倘若弄成，我自己便是總教，那裡還有功夫去替人家編教課書呢？」魏榜賢道：「你不要得福不知，有了這個館地，我便勸你忍耐些時，騎馬尋馬，你自己想想，無論如何，一個月總得幾塊錢的束脩，也好貼補貼補零用，而且房飯都是東家的，總比你現在東飄飄西蕩蕩的好。」劉學深見話被他說破，不覺面上一紅。賈子猷亦勸他：「權時忍耐，我們弟此番回家，不久亦就要出來的。學深兄如有別的組織，等將來兄弟們再到上海，一定竭力幫忙的。」於是，二人見他們行色匆匆，不便久坐，隨各掀了掀帽子，說了聲後會，一同辭去。這裡賈、姚四人，亦各叫了挑夫，逕往天後宮小輪船碼頭。搭船回家去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